

楊賓集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楊賓集

楊賓著 柯愈春主編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楊賓集 / (清)楊賓著;柯愈春主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80715-685-7

I . ①楊… II . ①楊… ②柯… III . ①楊賓—文集
IV . ①K-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53867 號

楊賓集

(清)楊賓 著 柯愈春 主編

責任編輯 關俊紅

封面設計 劉 欣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體育場路 347 號 郵政編碼 310006)

網 址 <http://www.zjguji.com>

排 版 杭州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38.75

字 數 1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685-7

定 價 158.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古籍出版社發行部郵購電話 (0571—85068292)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于沛成崇德朱誠如
李文海孟超徐兆仁
陳樺馬大正鄒愛蓮
戴逸

《楊賓集》項目組編撰名單

主持人 柯愈春

成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亮 復旦大學博士、復旦大學圖書館館員

柯愈春 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

黃國政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館研究館員
蘇鳳蘭 人民日報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楊賓像 凌霞摹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

楊賓

廣陵彈已失遺響
峰陽生霜月
促籜葉冰心寫韻聲
雅同派水
譜赴向泉山明桂美幽
憲靜更
蘭客思清

山陰楊賓

楊賓

楊賓

朝上沙頭日已紅晚來
雲起半江中船逢僞女
弓如月夜著蓬舟不良
風

楊賓



志在彷奇，望空則古。政
離縹半無墨，醉來往往而
行。醒後有書，不復得

楊賓



楊賓手迹三 浙江博物館藏

柳邊紀畧卷之一

山陰耕夫楊賓



自古邊塞稱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挿柳條為邊高
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于其
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
南至鳳皇山止按明時遼鎮邊牆西北自長城薊鎮
界鐵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寧堡
止共六十八堡邊長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
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南鳳凰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
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

总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采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為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

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嫋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歷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力、財力進行蒐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前　　言

楊賓(1650—1720),字可師,號耕夫,別號大瓢,浙江山陰人。生活在清朝康熙年代。因為父親楊越受通海案牽連而被流放,導致家庭毀碎,顛沛流離,楊賓成了那個時代幾乎被遺棄的人物。雖然政治上受歧視,生活十分艱辛,但他沒有低頭屈服。他對當時社會的發展,做了三件有益的事情:一是用自己的知識,身居僚幕,協助皖浙閩黔等省的督撫大吏,為當時的地方治理耗費了心血;二是利用赴寧古塔省親的機會,以自己獨特的史學敏感,探采遺迹,拜訪遺老,撰成《柳邊紀略》,為清代邊疆文獻學做了創造性的貢獻;三是用畢生精力,從事碑帖收藏、鑒別與書法傳授,為中國碑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整理與出版《楊賓集》,對於清史研究與清史纂修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楊賓的父親楊越,因清初魏耕通海案牽連被流放寧古塔,集中記述此案詳情為其他書籍所不及,如《魏耕傳》、《祁奕喜李兼汝合傳》等;從表彰明季忠義的角度,詩文中載有不少晚明清初的人物史料,為他書所未詳,如《徐枋傳》、《吳祖錫傳》、《大錯和尚傳》、《曾傳燦傳》及《姜寓節傳》等;作者為清代康熙年間書法鑒別大家,不少詩文論及書法藝術,如《與寧觀齋論書》、《鐵函齋書跋》、《大瓢偶筆》等,所論獨具見解,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兩百多年來,楊賓的著作一直受到藏書家的重視。對楊賓著作進行輯錄整理者,有輯其雜文殘稿之盧見曾,有編其全集付梓未果之楊需,有錄其著作入《昭代叢書》之沈林蕙;保存楊賓著作者,有收藏楊賓自定鈔本之吳增嘉,有藏其雜文殘稿之季錫疇、葉廷琯、傅以禮、凌霞,有鈔其《鐵函齋書跋》之趙子鶴;對所著《鐵函齋書跋》作批者,有張廷濟、楊灝、余文植、張蓉鏡等。而楊賓得名於世,除了他的《柳邊紀略》引起人們注意以外,有兩個人起了作用:一位是楊賓生前的年輕友人沈德潛,沈將楊賓的五首詩收入《國朝詩別裁集》,楊賓於是以詩名世;一位是楊賓的鄉後輩周作人,周氏以數十年的精力關注楊賓的著作,撰文宣揚,於是楊大瓢的名聲傳遍學界。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楊賓《力耕堂詩稿》,就是周氏原來的藏書,今為絕傳孤本;《楊大瓢日記》也是周氏晚年據楊氏後人所藏楊賓手迹鈔存。

楊賓詩文大都未付梓行,諸家鈔本散亂不一。其詩文名稱,依作者晚年所撰《晞髮堂稿自序》,定名為《晞髮堂集》,包括《晞髮堂詩集》、《晞髮堂文集》。

《晞髮堂詩集》編為八卷,早年所刻《力耕堂詩稿》為前三卷,丁氏正修堂鈔本

去其重複，編爲四、五、六卷，楊需編鈔本輯爲七、八卷。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所藏手迹，南開大學圖書館藏凌霞鈔本後附補遺詩，編入第八卷卷末，注明出處。

《晞髮堂文集》亦編爲八卷，將諸家鈔本所載文章依照體裁重新編排。凡序三卷，內書序一卷、自序一卷、壽序一卷；傳二卷，內傳一卷、家傳一卷；另記、書、雜著各一卷。復旦大學圖書館等藏別集中所載佚文，依體裁附入有關卷末，注明出處。

詩集及諸體散文，大致按寫作時代排次。

《柳邊紀略》、《大瓢偶筆》，原書密密麻麻，只列卷次，標題甚少。嘗見吳興劉承幹嘉業堂藏《柳邊紀略》，僅二卷，是節本，但每段用小標題標出。今仿其做法，將《柳邊紀略》、《大瓢偶筆》，按原書內容標出小題，以求醒目。楊需請人對《大瓢偶筆》作過整理，現依其次序，按所論碑帖年代排列，再據原鈔本校勘。《鐵函齋書跋》，以天尺樓鈔本爲底本，校以其他諸本，然後按所論碑帖年代編次。

校文注意簡練。所作諸本互異，後出本多有改動，是作者晚年自改，抑或他人擅改，目前難以確定。凡有不能判定之處，皆出校文。

書中注釋，做了三件事。

一是注重康熙年間以來的資料，尤其是盡量利用楊賓文獻收藏家的研究成果。廣泛蒐集諸家稿本、鈔本及批注刻本，然後進行綜校匯注。所據版本共有五十餘種，另文列出，以便參閱。

二是書中所涉內容繁雜，本着不爲讀者代翻工具書的考慮，注釋限於與楊賓生平活動關係密切者，諸如交游人物、經歷事件、所涉年代及相關書名等，介紹人物時注重原始資料。書中作注的人物共五百一十餘人，入注的書籍約五十種。同一內容的人物、書名等，在正文第一次出現時注釋。每篇注釋一次，以後人物重複出現時作提示互見簡注。

三是將注釋的重點放在名家批注。諸本的眉批、夾批、浮批及篇前篇後批注，盡量網羅，以求提高注釋的學術質量。書中羅入張廷濟等名家批注，共一百十三條。注中內容，既多資料補充，亦涉觀點商榷，是深入研究楊賓的重要文獻。

學友王亮、黃國政、蘇鳳蘭參加了本書的部分輯校工作，所作校注，皆在文中說明。

楊賓著作亡佚甚多。晚年著有《金石源流》六十卷、《藩鎮考》四卷，還有《客舍偶存》、《金石剩語》、《存疑錄》、《日富編》、《日富續編》等，如今無影可踪。

集中所收楊賓現存諸作，可能還有遺漏。點校匆匆，尚有可商之處。所作注文，也不盡恰當。諸如此類，敬請方家教正。

《楊賓集》書稿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何齡修、黑龍江省文史館研究員李興盛審稿。國家清史編委會又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莊建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萬民、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欣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劉鳳雲，在《楊賓集》結

項專家評審會上予以評審。以上專家對《楊賓集》的編輯注釋提出了許多中肯意見。國家清史編委會戴逸主任，馬大正副主任，文獻組王汝豐教授、陳樺教授、黃愛平教授、孫燕京教授、夏艷博士、王立新先生等，對本書的編輯予以親切指導與幫助。予此謹致謝意，以志不忘。

柯愈春

2008年12月31日

《楊賓集》出版中，浙江古籍出版社屈篤仕編輯及趙一生先生，對本書提出不少有益意見，於此謹致謝意。

2011年5月29日記